

周易本義注

三





周易本義

(三)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三

周易下經一

三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占例。亨字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註感有必通之理三句。正見卦有帶示人之義也。註其卦爲咸句及其占亨三字頂上下止悅五句言而利貞及下句頂少男少女五句言。取女是感通後相求之極深者。取女吉言感既通後可以无求不遂也。非專爲取女占。觀註下文統言感以承之可見。註失其亨就亨後言。謂始合終睽所爲皆凶。反明取女吉是所爲皆吉。不正則仁之過必相陵。義之過必相怨。是失其亨相陵則於我無敬。相怨則於我無愛。皆不得其相助之力。故所爲皆凶。

象曰。咸。感也。

此只釋卦名之字義。其所以得此名之義未釋。故下節補見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提撕之例。語氣例見履卦。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言之。謂由彖辭觀之。是謂卦有此而感有此義。故能得亨。故是正而爲人之所利於固守及固守之則吉者也。見感必如卦德乃得亨。必於卦象乃是正也。首二句只概言感以引起下文。未見誠正與否。未見享貞之義。享貞之義到下二句方見。感應正承明上下。以相與是陪筆。物之乖和皆相與之事。而此之相與則以和也。止說感之誠也。男下女是男感之正。而如是則女之應之非應不正之感。卽女之正矣。所謂其接以禮也。男女謂一切相配。如男女之相配。包年德在內。所謂其交以道也。正兼於正感以正感。止悅是誠義見彖註。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節以天地聖人萬物之感。廣證亨吉之義。是因彖辭而決之之例。化生和平是亨吉之凡而非感之不專至與不正所致。故可證亨吉之必在專至與正也。天地至大。人心至散。故非專至不能通。而化生之常而无妖。和平之善而非惡。皆正也。使以不正之感。歸不正之應。安得有此。故可見感之專至與正也。兩感字皆該應在內。天感而地應。地感而天應。聖人感而人心應也。後二句結上文之詞。上文天地聖人有例見萬物在內。末句謂自天至萬物。包聖人在中。天地萬物之本。聖人萬物之首。故可例見萬物。感正兼於正感。感以正言。感以正又兼感者正感之正言。如人心聖人所當感者。是於正感。以和平教人。是感者正。用王者之禮樂政刑爲教。是感之正。猶男求年德相稱之女。又以六禮求之。六禮又以雁幣之儀。直信之詞行之也。應正則於正應。應者正而已。和平仁義之意。和相親。平各止其分也。後二句謂欲觀其所感應。則其所感應可得觀而見。且并見其感應之情狀也。情指感之專至與正而亨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柔而下，不能自至於山。山之有澤，必山吸取之，故有虛受之象。虛受者不自滿而主於受，故不能自至者亦吸取之也。

初六，咸其拇。

艮之爲義，本取二陰性靡不固而陽止之，故初二皆取欲動之象。咸其拇，謂同在咸中而其象則爲拇。猶云以拇爲咸之象也。此爻註不言所以然，以二爻例見也。我之應物，亦所以轉生物之應，故應感皆謂之感。此爻之感，以應言也。註動靜以物未感之先言，先无必應之意，然後能應所當應，故宜靜不宜動。伊尹之鷺鷥然，先无應湯之意也。三聘之幡然，應所當應也。占不待言，其占甚則凶，小亦悔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爻詞先由爻看出志在外而後係此象也。爻辭不言吉凶而意自以爲戒，蓋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邪便當戒，而人以循分爲理，願外則邪不待言矣。今亦重舉其事，重使人見其義也。謂爻辭云爻之象爲咸其拇，蓋身在最下而志在外，是如以拇爲咸也。爻辭如此，美耶刺耶，請試思之。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爻之陰柔卽不當其處亦必取他象以見此意但當其處卽取以爲象耳非謂專以當其處得此象也因其有能靜之德故未定其凶而以居吉兩聽其自處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提撕之例見材質可成勸人毋自負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辭云雖凶居吉此爻有順不害義之占也吉者居成之效順卽是居不害指中正之德言謂无害其居而使之不成者故可以求成而得吉也居是不逆其分所當然故曰順不害卽反言有助有不便於事之基地則害於事之成有便於事之基地則有助於事之成爻是善人无力之象无力故可變而惡善人故稍用力卽可返於善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爻在三畫之卦本止陰者今變爲成體與下二爻同變反止爲隨之象也執其隨正申明咸其股之義言股以隨爲主而又正如此也陰之咸是自爲者此陽及其咸是隨陰而然者也一隨字卽當不能自守而隨之七字執又執此也吝上加往字言止尙可免開其自新之路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專決吝之占以下截爲主上截跌遷之筆耳上二句決下句并決上句謂此咸其股者由其所見之義言之果是執其隨而成其股眞其象也亦不處代隨字執字自見言外爲此必是執此不俟言也下二句承執其隨而決其吝志卽

執之意。謂所執在此。是執其下者也。下是一可羞。執下是愚懦所爲。又一可羞。在三爲之。是自喬木而入幽谷。又一可羞。故曰可吝之甚。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又有心象。又有失其正之象。占總爲心失其正命詞也。上二句言當反之。下二句言不可任一引之前一驅之後也。吉者无物害。悔亡者无自愧。正者理當動而後動也。如是則所感者皆正人。所以感人者皆正道。小人无從見及。君子无從見惡。安有憂患以生。慙恨。正即不亂。交人不亂爲交事。如是則心之動有節。故憧憧是其反。憧憧者。於人皆欲交於交之事。皆欲爲。故是其心紛紛擾擾。如是則君子棄之。小人致之。故從止於小人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釋之例。又詞急以吉悔亡勸貞。以朋從戒憧憧。貞與憧憧之爲美惡。口中未便標揭。此又卽貞與憧憧言其美惡。謂本事卽可分去取。不待其效。唯其如此。故聖人以其效勸戒人也。未感害者。未以感害其明潔廣大之體。卽未光大之反。以其感卽是本體之行也。心有不正之感。則污穢而不明潔。充塞而不廣大。以其感是物欲爲主之發也。明潔廣大是美。污穢充塞是不美。又一无負天之咎。一有棄天之罪。尤美惡之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陽剛中正。其感之曾可以各爻反見。唯六爻中未見无感之義。只此所當之處。可因以著之。故舍陽剛中正。而就所當之處。起象占。以備感道之變。非謂爻之德有此失。而卽所當之處。寫之如前四爻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提撕之例。又詞本先言不能感物而後言无私係。是抑揚並用。无悔亦僅可之詞。今恐人因獨為無私係下占。疑置不能感物為不必論。或以脢自安。不復求進。故特申明。又辭有抑之之義。以為戒。心无惡而有善者也。无惡无善。則死其心矣。何足以成人。此是道術之下者。志此是志乎道術之下者也。未猶下也。註言志末。指不能感物言。非言不能感物為志末。謂又辭云咸其脢。本志末也。是并言後句述之。亦只述半邊。

上六。咸其輔頰舌。

以陰居說處咸。是以宜為此事之質。而為此事為之必盡其致矣。况當終極之時。物緣又深固不可解。其悅咸又有所不容自己乎。咸是交悅。是所以交之道。小人與小人原是各營其私。非真相好。小人非悅不能投。而非真相好。則悅安得不偽。以言无實。只取有言无事。以比偽悅之有事如无。非正言。但以言也。陰居悅終處咸極。即有感人以言之義。而兌之口舌。又見此象。故就以此象寫其義。占不待言。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註釋之例。釋又辭之義也。此與又辭不分顯晦。但分緩急。亦非真有緩急。但一聖人之創詞。人待理會。一世俗之常談。人不待理會。則似有緩急耳。是孟子泄泄猶沓沓。漆水者洪水也之類。



巽下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亨无咎是已能當此卦者之占。利貞是未能當此卦者之占。利有攸往又合兩者之占。言人能當此卦則亨无咎。未能當此卦則利在學此卦而已。能當此卦及學至此卦又不獨亨无咎而且利有攸往也。亨以物之應違言无咎以已之是非言利有攸往以道之進益言。一恆字即當久於其道四字。人之道即人之性。久於別事不得連人之初算。久於性得連人之初算。則久於別事之久。无如久於其道之久。久之名唯久之至者當之乃不易。故稱恆。可誌久於其道。其道者當人之道人之時位中所當然之理。乃當人之道。无咎以全人言。生平皆體道。則生平无一咎矣。道以正理爲體。守貞即久於其道。故以守貞言學卦。貞已。是守正。守貞又守此守正是功夫上又加操持功夫之功夫也。然守正之實迹不外守正。故止以貞言之。恆只守正之長遠。然守正之長遠。則非有以操持之不能。故他處貞只當守正。而此以代恆義。則是守貞也。正之量有大小。迹有經權。利有攸往者可大可權也。所以利者。習義則明悟自生。敦仁則決斷不苟。爲大與權必无誤也。上利字言人所當然。此利字言人所能然。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此見恆之名兼取久正之義。使考與卦合否者兼問正不正。剛雖撓。柔雖振。上下即不屈不抗。此是性不可易。陽實於內不得出。故擊搏而爲雷。然陽實於內必由陰錮於外。則又有在外之陽不得入而盤旋矣。故有雷必有風。此是勢不可易。作事非兼謀斷則敗。剛柔非德相濟則害。此是理不可易。其不易皆久其順性與勢與理而然。皆正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因象辭而決之之例。恆亨无咎即決亨无咎。以下決利貞。語氣依註便是。註利字上加然字。是決之之詞。下句又決其義以申決之。天地之道二句。言正乃爲久於其道之證。是道出自己所由以推明其決處。謂恆是久於其道也。如是則亨且无咎信矣。然彖又言久於正乃爲久於其道。學卦之久於其道者利於貞。今思之。果貞乃爲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可證矣。天地亦以久爲道也。天地之久必於其道不俟言矣。試觀是久於正否。則久於正乃爲久於其道與否可見矣。正者理之與事物恰相當者也。如五達道。虛懸之皆是道。而以君臣之道用之父子。以父子之道用之君臣。則錯謬齟齬不相對副也。天地无心。故依道不俟言。而考其所謂道不外於正。是天地以久於正爲久於道也。二句只取天地之恆使人察之。以正尙在言外。猶云天地之道是長久。看人請察之。註所以長久二句。謂天地所以以長久爲道者。以其所長久者是正。故長久於此也。非謂因正故能長久。道是君子道。小人道。非久於其道之道。道先天地而立。以主宰二氣者。其說人所常聞。故坐定天地之久爲久於道。以告人不患不明。通節是言亨无咎得於正。非言人當學天地。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因象辭而決之之例。謂彖辭云恆則利有攸往。今思之。恆果必利有攸往也。終則有始。即成章後達之義。道无窮盡。无方體。今日之新。又爲後日之故。所以動靜循環。然每達必本於成章。所以靜常爲主。動靜循環。故學之止息者。非靜常爲主。故學之凌躐者。非動者。赴新。是一恆易其所。靜者守故。是易其所者同一恆。故曰靜常爲主。動靜循環。是經文正義。靜爲主。是朱子補義。然將則字兼即乃二意。合兩說言之亦可。終始二字是代久於其道。利有攸往八字以避重複。前境之末爲終。後境之初爲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註釋之例。首節本言恆兼久正二義。今因上二節重言正。恐人以此謂久未足重。故又言此以重之。合之即言久貴正亦貴久也。謂久於正方是恆。而自須久方是恆也。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之道。皆人之所謂恆者。而察之皆有久在內。可知離久不可以言恆也。以三者指點。又見久之至方是久。理體不變而用變。體非善於體認。則易爲用埋沒。故須指點。三久字皆就體之一言。得天即在。因其以在天爲得。故言得。日月以伸其照爲快。在天則伸。故以在天爲得。在天即照。久照即云久在天耳。變化所以成。久成即久變化。聖人句只重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帶言其效耳。末二句謂三者人之所謂恆者。今就而觀其所以爲恆之實。如此則凡物所以爲恆之實。皆不離久可見也。天地萬物。例見前卦。情實也。只言欲爲恆者。當求能久之方。非教人以恆學天地。聖人勸人恆貞。自有占詞在。傳只表明恆在久與正耳。求正之方在克復。即大學明德功夫。求久之方在閑存。即大學新民功夫。并言恆在正久。欲學者并用兩者功夫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无定。立亦无定。而立不離方。則有定。與雷風之流行而必相與似。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浚恆者以浚爲恆。浚是常理。今執之不變。是與之俱常也。守正而知正不真。遂入於諒。總審理只就一端。審不盡事物之量故也。註居下二句。是審已不盡。四震體四句。是審物不盡。貞謂所以求之道。正如朋友之忠告。人臣之直諫。皆其類也。凶已大不利於

己无攸利者。并无益於彼。縱舍己爲人。亦不必也。暗故不知不可求。柔故求使剛則不宜爲巽入之事。縱見可求。亦不屑求也。柔暗是求之本。陰居巽下是求之道。正道不見容而苦求容。即是務入。非韶媚之謂。故與貞不矛盾。如事君以道而不可不正是也。巽是一。道以柔暗爲之。則極其致。柔則忍恥。暗則无恥也。陰卽柔暗之統詞。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尤以初有求深於始之義。故爲之立浚恆之象。而命以凶之占。是共所以爲浚恆。與其所得之凶。皆以求深於始爲之也。孔子意言始求深已大非。不待四之異常也。是欲人專審於已。以四之異常在外難審。必待見此而後退。則恐有誤見而不退者。已之爲始反觀便見。故不若專決以此爲无誤也。居下是地之始。以遠近言。在初是時之始。以新舊言。如筮仕之卑官於所屬之長是也。

九二。悔亡。

舍正取中。是不告而娶之類。亦取義於陽。君子之過必不離本旨也。中卽指居陰言。非居陰外又另有中。但以中爻并顯其義耳。久者變仍不變。久中者久正於中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提撕之例。見方无定體。不易无定形。是從爻辭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由其有能久中之象。係以悔亡之占。是其悔亡得於能久中也。不正亦是正。不久亦是久。此是方无定體。不易无定形。中者隨時而取正。故處中卽久於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躁急不能審中。誤爲似正之事而不知失正。得正是平生守正之象。從上亦行君臣之義。非不正之事。但不能審慎。則必違其道。退之時而正亦不正矣。德指平日。言不恆者。平日之正敗於一旦也。如此者。失出處之一節。可羞。喪人品之完全。更可羞。但是誤不是故。又未絕遠於正。故止於吝而未凶。貞亦自以爲貞。非真貞也。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不容是情。承羞是事。言之勢必由情及事。故无所容是爻辭言前句。今以統或承之羞決之也。謂爻辭於此云无所容。而或承之羞。今思如此。信乎无所容也。不恆就九三言。是不中非不正。恐人疑與尋常之不正有別。而不官戒。故決其不正。不正人性所公惡。故決其无所容。是決其不正。人盡不容。則承羞者衆。不能辨其爲何人矣。故言或。

九四。田无禽。

不正與九二同。不見處中。則直不正而已。爲不正者。大抵有所求。必言所求不得。乃能止之。凶咎或非所願也。非无凶咎可言。此占尤甚於初六。以初六求其正。應猶非絕正之人。止邪不必盡術也。久非其位。即久爲所不當爲。註占者二句。謂在田者爲无所獲。在爲凡事者亦不得所求。非共說一人。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謂爻辭以久非其位。謂之田无禽。今思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小人儒之象。貞只亦是事物之理。至以時論之。則是理非理未定也。婦人二句。謂用之理无兩之地則可用之理有二之地則不可。婦人之分不得專制。比處理定於一而不得易之地。夫子得專制。比處理不定於一而當變通之地。吉凶貞勝。吉外即凶。則不吉。不
必深看。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提撕之例。見執一不執之是非得失。莫明於爻辭也。貞非貞是是非。吉凶是得失。上截倒出言前句在後。下截順還之。制義從婦四字。凶字言前義也。謂爻辭云恆其德者。所謂從一而終。此在婦人則是貞而吉。蓋婦人之分。正從一而終之分也。又云夫子之分。則在制義。若亦從一而終。則是從婦之道。如是則違其分。非貞而凶也。恆其德非應事皆主於理。是萬事皆應以其事之一常理。於不止有一常理者亦然也。各言之是從一。合言之是從一而終。從一而終。非不再嫁之謂。謂終身所從皆夫之命。他人之命非所從也。制義者。无所沿襲自我設立也。義隨時而起者。故必制然後有。

上六振恆凶。

久則生厭。人情之常。在躁者尤甚。非剛明不能自克。况所久者。又易厭者乎。上處事外寂寞之地。最易厭者。躁者愈不能安。其振必非陰暗柔弱所能克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因又辭而決之之例。大无功代凶之詞。謂又詞於振恆在上。以爲大无功而凶。今思之果然也。振恆在上。謂振恆又在。上以其病根深重。并知其不能改也。所以其凶可決。今既不恆而无成。後又不能返爲恆而終无成。是大无功。大无猶絕無也。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占例。亨字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小利貞直言之。此依臨卦之例。是陰偏陽之象。遯者。象外之義也。以形言似不必即遯。以幾言則當即遯。伏藏名卦於象。見此幾也。遯是當遯之時。占是人處此時之理。故是卦後之義。同一君子當遯之時。而在君子則以遯而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也。註九五三句。言尙有君子爲衆君子之恃。二陰二句。言衆君子不可恃。此不遯。君子能遯。則順其勢之不可恃而不恃也。亨者。隱見皆身之道。隱之道行。是道之全體。仍未有望礙而息也。註遂字。因利乘便之意。言不可憑勢而違。是總不迫之謂。非有待而迫之謂。不迫。君子正理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卦之名義在二陰浸長，即見下文，故不釋。註釋之例，釋象辭立言之意，是大爲君子勸也。遯亨二字是述其言，以下是述其所言。謂象辭云遯亨，就此斷章玩之，已是言遯而亨，已是言遯之善，以爲君子勸也。更全溯其說思之，又言猶可以有爲之時而亨，益是言遯之爲善，以大爲君子勸也。君子之所貴者，得道能使道亨者，君子所爲善事，能使道亨，无閒斷者，尤君子所謂善事，故足以爲勸。總是紬繹其所言而立言之意，自見文王以占爲勸，孔子又以文王之意爲勸也。聖人所勸人之事，則不可不爲可知矣。尙當位尙應二，是尙行尙得當位尙得應二，是尙可行之時，所以當位而應爲與時行，此是去困之時甚遠也。困而後亨，是先已違幾取困道，已有不亨閒斷，今并无此閒斷，是更善也。不因有爲則可不求賢，又用人是大柄，故應二見是尙行。

小利貞，浸而長也。

註釋之例，亦釋立言之意。謂象辭云小利貞，以小浸而長，故爲之戒也。見聖人憫小人有甚其惡之勢，戒之毋至於甚，是於人惡未甚之時，猶有愛也，勿作爲君子遊說。臨之戒二陽，是不欲君子疵其善，此戒二陰，是不欲小人滅其善，言利害意不在利害也。小人到惡極時，便知愆不可蓋而自棄，預禁其極者，欲使其身尙可愛，而得以遷改望之，非獨期以不至於極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註釋之例，是於象辭意外另有言。雖在方字，方浸長則形未足避，當避者幾耳，非介於石不能見幾，故難。敵未言遯者，知虞己之未能見幾而深察之也。凡人於事，以爲易處則輕，以爲難處則慎，故以此敵之。大卽鮮克舉之義。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取天遯山，非取山遯天。山之高起有就天之意，天不與之就有遯去之意。君子之不惡而嚴，所以遠小人如天之遠山也。用象總在遠小人，下句不過申明遠之道，下句又重嚴字，不惡陪跌之詞耳。不惡似不遠，而嚴則實遠之。嚴者嚴己，己正則邪不得挾援，是廣用遯之義，不獨在退隱避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進當居後，退當居前，以避非愈謹，乃不罹於非也。初是尾象，然亦以六陰見，其尾是自尾，非使於外。厲謂小人之傷恐及。不咎其尾者，意於善未入於惡，故恕之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註釋之例。釋明勿用，非但使厲不加深，竟可全免厲，大其功以爲勳也。何字是全無之詞。遯是避危之幾，雖在衆後，時差未久，危亦屬幾未至，故遯仍可全免。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遯是中道而非順理之心，不能由以中順自守者，以順守中以中守身也。按註以象爲占。